



陈峰 历史学博士,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学术兼职:中国史学会理事、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、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。已出版《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》等专著多部,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,并在《光明日报》副刊、《美文》等发表散文多篇。

宋朝士林将坛谈

在攻打寿春(今安徽寿县)城时,赵匡胤乘坐一艘皮船进入城壕水中督战,城上突然弓弩齐发,张琼为了保护主帅,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躯阻挡飞矢。结果他大腿被射中,箭镞深入肌骨,坚不可拔,他一时疼痛得昏死过去,史称“死而复苏”。张琼不愧为军中豪杰,返回营地后,他要来一杯酒,痛饮之后令军医破骨拔箭,“血流数升”,他却神色自若。

张琼死后,派去调查的官员回来反映,张家并不富裕,所谓“家无余财”,仆从也不过三人而已。不用说,给他定的大多数罪状皆系子虚乌有。太祖听罢才知冤屈了张琼,因此责问石汉卿道:你说张琼有家丁百人,现在何处?石某倒也机灵,马上回答说:张琼所养的人,都是以一敌百的壮汉啊!这话说得巧妙,虽然骨子里是在强词夺理,可天子竟也不再深究。

张琼与杨信两位河北同乡,共同投奔了一个主子,又曾干过同样的工作,但彼此的结局却是一枯一荣,两厢形成鲜明的对照。时代使然乎?性格使然乎?抑或还是两种因素交织而成乎?要下一个明确的定论,还是很难,因为详细的记载都已缺失,更有诸多隐秘的内幕不为人所知。不过,他们俩不同的处世风格,倒确实为后人留下值得咀嚼的话题。

强横与安分

记宋初禁军将领张琼与杨信

要说宋朝初年的那批武将，张琼和杨信虽然不是其中声名最显赫者，却也是握过禁军实权的要角。两人因性格脾气迥异，命运与结局遂大相径庭，一个最终被逼自杀，另一个则荣至而归，由此或许暗合了“性格决定一切”这句话。

不怕死的张琼

在五代那种军阀混战的岁月里，兵燹不息、社会动荡不说，即便是王权也更迭频仍，朝纲败坏，而造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乃在于武力因素失控的结果，就连当时目不识丁的武夫悍将都懂得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道理。一时，野心勃勃的将帅无不招兵买马、招降纳叛，胆大妄为者还争先恐后地挤到政治舞台的前列亮相表演。

未来建立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，在出任后周朝禁军殿前司首脑之日，也逐渐聚集起一批自己的势力。张琼便是彼时赵匡胤身边的一名亲随军校。

说起这位张琼，祖籍在河北大名府馆陶县（今河北馆陶县），他出身行伍世家，父祖几

代都做过河北藩镇的牙将。此人长得粗壮威猛，膂力过人，且射术高超。要说张琼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强横无比，拼打起来不顾死活，遂以硬汉的身形折服众多壮士。由此，他被赵匡胤收为帐下卫队头领。

张琼追随主帅南征北战，屡立奇功，其表现之勇猛常常令人望而生畏。一次，在与南唐军水战中，赵匡胤的坐船被敌军战舰包围，对方一员勇士持盾挥戟猛冲过来，众人都抵挡不住。在危急时刻，多亏张琼一箭将其射倒，才打退了对方的攻势。

随后，在攻打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城时，赵匡胤乘坐一艘皮船进入城壕水中督战，城上突然弓弩齐发，张琼为了保护主帅，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躯阻挡飞矢。结果他大腿被射中，箭镞深入肌骨，坚不可拔，他一时疼痛得昏死过去，史称“死而复苏”。张琼不愧为军中豪杰，返回营地后，他要来一杯酒，痛饮之后令军医破骨拔箭，“血流数升”，他却神色自若。这一幕颇似以后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关公刮骨疗毒的描写，旁观的赵匡胤不能不大为赞叹。如此看来，张琼可称得上是赵大帅帐下的第一条好汉。

宋朝开国伊始，外有地方藩镇林立的威胁，内有功臣统兵大将的掣肘，再加上大批积习已久的跋扈将士，都对天子的权威和地位构成极大的威胁。

出身武将又熟知军旅习气的宋太祖赵匡胤，自登基之日起就不能不考虑收兵权的问题。但只有自己腰杆子硬，才能收拾对手，若要腰杆子硬，便须牢牢控制禁军队伍，而禁军的核心又是皇帝的宿卫亲军。于是，太祖即位后马上就任命张琼典领宿卫亲军，不久又授予其内外马步军都军头的军衔，并加封给刺史的官衔，也就是说张琼获得了中级武官的待遇，这当然是天子对这位猛将的信任和奖赏。

在开国天子身边，张琼担任扈从职责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。在此期间，皇弟赵光义任殿前都虞候，是张琼的顶头上司，也是太祖皇帝安排在禁军重要统军机构中的自家人。自家兄弟加上亲信，当然是控制禁军的最佳搭档。

建隆二年(961)七月，赵光义升任开封府尹，殿前都虞候一职便空缺出来。当考虑殿前都虞候继任人选时，天子钦点张琼接任。之所以如此，显然是首先考虑到此人的忠心，但其威名和震慑力也是重要的因素。太祖当时就对身边人说：殿前卫士如狼似虎者不下万人，非张琼不能统制。从御口中说出的这句话，正说明殿前司掌管的京师禁军将士既强悍善战，又是何其难制，而张琼则具有足够的控驭能力，大概论武艺论胆气都无人能出其右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张琼当日的身份还只是一员中级军官，资望俱浅。因此，太祖皇帝在发布任命书的同时，将他的头衔越过团练使直接超迁为中高级的防御使，但其地位仍不能与那些节度使级的将帅相比。从职位来说，殿前都虞候之上还有殿前正副都指挥使，通常由节度使级的大将担任，至于殿前司原本最高的军职——正副都点检，则已空置不再委任。由此看来，张琼虽位居禁军殿前司的第三把手，却是最受信任的一位，这正是太祖以

小制大的一招。

正是这位张琼，两年之后却被皇帝赐死，其缘由颇值得回味。

强横的代价

从宋代有限的史料记载可以看出，张琼脾气暴躁，素无心机，对待同僚下属时常蛮横无理。一句话，他里外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粗汉子，这自然与其身世和性格有关，也属五代以来大多数武人的旧习性。然而新朝已然诞生，天子重礼法讲秩序，尤其痛恨武夫悍将专横跋扈、破坏规矩。于是，昔日司空见惯的行为便难容于朝廷。

张琼出任殿前都虞候后，成为统率京畿禁军的重要将领，他严厉管束部队，下属无人敢违犯军纪，军界的同僚也都让其三分。可张都虞候待人总是大大咧咧，无所顾忌，但凡看不顺眼的人，张口就骂，因此得罪了不少人。

宋初以来，太祖皇帝最大的担忧是发生兵变造反，故对带兵的将帅防范心极重，时常派人刺探军中动向。有两位叫史珪和石汉卿的武官，就是天子的心腹耳目，不免也常到殿前司打探将校的表现及隐私。这让张琼感到大为不快，便当众凌辱史、石二人，出口骂他们为巫婆，因此引起了对方的切齿仇恨。张琼做事又常常缺乏考虑，不免干出几件惹人注意的事来。如他曾擅自挑选官马骑乘，还曾在以前征讨河东李筠之乱后，将李筠的家奴收归己用。这些看似末节小事，一旦若被加上联想，也能构成罪名。

乾德元年(963)八月，史珪和石汉卿在查知了以上两件事后，便向天子密告张都虞候私养部曲百余人，再进一步说他作威作福，搞得禁军们都十分惧怕。此外，他们还汇报张琼曾污蔑诋毁过前任都虞候、皇弟赵光义。太祖听了这些报告，自然十分恼怒，就下令将张琼抓来当面讯问。

谁知张琼性格刚烈倔强，自认为有功于朝廷，所以在天子面前既不承认那些诬陷罪名，又不服气，估计言语间也多有莽撞。于是

太祖龙颜震怒,当即下令拷打,早已怀有报复之心的石汉卿立即奋起铁挝,向仇人头部猛击,直到张琼几乎气绝时,才被拽出皇宫,转往御史台继续拷问。在行走途中,张琼苏醒过来,知道不免一死,经过明德门时便解下腰带,托人带给母亲。随后,张琼在御史台被很快定为死罪,旋即被昔日救过的主帅、当今的天子赐死,也就是被逼自杀,地点在开封城西的井亭。

张琼如何自杀的一幕,因记载阙如不得而知,想必颇为凄惨。

张琼死时年岁几何,史书也没有记录,一个倒霉的跋扈武夫又有谁会去注意?根据他各方面的情况推断,其卒年大概只有三十多岁。

出乎天子意料的是,张琼死后,派去调查的官员回来反映,张家并不富裕,所谓“家无余财”,仆从也不过三人而已。不用说,给他定的大多数罪状皆系子虚乌有。太祖听罢才知冤屈了张琼,因此责问石汉卿道:你说张琼有家丁百人,现在何处?石某倒也机灵,马上回答说:张琼所养的人,都是以一敌百的壮汉啊!这话说得巧妙,虽然骨子里是在强词夺理,可天子竟也不再深究。

事已至此,天子只得传诏为死者安葬,对张家予以抚恤,因张琼之子尚幼,遂将其兄张进提拔为营级指挥副使的小官。

考究张琼冤案,不能不令人深思,史、石二人以不光彩的行为捏造了“莫须有”的罪名,害死一员握兵大将,事后却未受到惩罚。显然,太祖将错就错,以此警示武臣们遵守规矩、安分守己,不信的话可以瞧瞧张琼的例子,纵然护主有功的亲信大将有了嫌疑,随意诛杀也在所不惜,何况他人?

值得一提的是,到开宝二年(969)五月,石汉卿在随天子征北汉时被一枝流矢击中,随之落水而死。随征的将校闻听“无不称快”。这也算是迟来的报应。

无独有偶,张琼冤死后三年,又发生了一件相似的事件,只是当事人的结局没有那样悲惨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:

乾德四年(966),正当朝廷在京城南郊举行隆重庄严的祭天活动时,有人向天子密告,承担维持秩序的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有不法行为,竟私自将天子的亲兵变为自己的心腹。闻听此言,太祖大怒,既不了解也不调查,就打算诛杀韩重赟。说起来,韩殿帅可是太祖称帝前的老部将,直接参与了“陈桥兵变”,为大宋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,因此作为开国功臣被授予节钺,并一直担任殿前司主帅之职,也是昔日张琼的顶头上司。

韩重赟被告发与拟定杀头的事非同小可,宰相赵普深知天子猜忌心过重,此事纯属误会所致,若不劝阻的话,造成的影响将太大。于是,赵普便对太祖说:亲兵,陛下总不能亲自管辖,还是需要有人来带。假若韩重赟因谗言被杀的话,就会人人惧怕,谁还敢再替陛下管带亲兵。道理就是这样简单,原本听起来耸人听闻的事,冷静地排除添加的猜想成分后,又不算什么问题。经过赵丞相的劝说,天子怒气消退,韩殿帅才幸免于难。虽然如此,到次年二月,韩重赟还是被解除军职,调为外镇节度使。

在处理完韩重赟问题后,太祖为了防微杜渐,避免再发生类似事情,专门下了一道诏书,禁止京师禁军将领和边防监护使臣挑选骁勇士兵作为亲兵卫队。

在本朝初年,张琼狱案算不上一件大事,后世史家也没有多少议论,至于发生在韩重赟身上的未遂案件,同样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,然而这两件事却对周围的有心人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。

谨慎的杨信

宦海莫测,荣辱无常。张琼被赐死后,留下的空缺由叫杨信的一位军官接替。

杨信原名杨义,后因避太宗皇帝赵光义名讳才更名,这自然是随后的事,但后世却几乎已不知道杨义这个名字。杨信祖籍河北瀛洲(今河北河间县),家世不详,他大概属于寻常农家子弟,因乱世而从军。

杨信也是在太祖开国前就追随左右的小校,但他与张琼强横的习性迥然不同,其为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谨慎本分,虽无值得一提的战功可言,倒也颇受主帅信任。本朝创立之日,他在禁军中任下级军官。不久,便先后迁任铁骑军、控鹤军都指挥使,加领刺史头衔。不过,彼时他的地位和声名都远在张琼之下,不仅是张都虞候的下属,按照当时军队中盛行结拜的传统,他很可能也是张都虞候的结拜小兄弟,若非发生张琼狱案,他恐怕永远无法超越这位张大哥。

张琼于乾德初年被冤杀后,太祖亲自挑选谨言慎行的杨信接替殿前都虞候一职,以防止再度发生前任的问题。为了使杨信的身份与殿前大将的地位相符,天子又特意像昔日特赐张琼那样授予杨信防御使头衔。

杨都虞候带兵到底比前任张琼稳重,尽职尽责外,便是安分守己,毫无跋扈逞强之举,因此各方都无闲言,天子也甚感满意。不曾想到乾德四年(966)三月间,也就是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遭人诬告并差点被诛杀的同一年,杨信忽然染上怪病,嗓音功能遭到严重破坏,不能发声了。太祖听说后,亲自幸临其宅探望,并赐给二百万钱的一笔巨额慰问金。看到杨信虽然不能说话,与人交流有些困难,但身体其他部分依然正常,太祖遂决意仍然保留他的原职。翌年,又进一步超授其隆高的节度使官衔。蒙受如此旷世恩典,口不能言的杨信从此愈加谨慎履行职责,以回报朝廷。

宋代官方史籍称杨将军“忠直无他肠,故上委任之不疑”。据说,杨信身边有一个名唤玉奴的家童具有体察主人言行的能力,每每入朝上奏,或在军中传令,杨信只需在展开的手掌上比画几下,这位童仆就能准确地表达出主人的意思,所以不仅不影响对天子表白赤诚,而且能照旧戒敕部属,“众皆禀令,军政肃然”。

在韩重赟罢任殿前都指挥使后,哑巴杨将军以都虞候的身份独掌殿前司达六年之久,始终受到皇帝的信赖,这的确在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。

杨信在殿前司管事期间的事迹不多,史籍上主要记载了两件突出表现:开宝二年(969)十月,太祖皇帝在一次郊野狩猎活动后,察知亲军中有人图谋作乱,当天夜晚便派宦官带密诏召杨信入宫。在杨信的指挥调度下,卫士们迅速出击,一举擒获二十多名不法之徒,及时消除了一场危险的阴谋。

他做的另一件事,也令天子大为感动。某日,太祖在皇宫后苑水池中督练亲军演习,这些赳赳武夫们肺活量都极大,对练起来喊声竟远震宫墙之外。杨信的衙署正在宫廷玄武门的外侧,忽然间听到宫内的厮杀声,他顾不得穿戴正式朝服,当即便带人冲进宫廷后苑。天子看到身穿黑袍便装的杨信来到面前,便对他说:“没事,朕教他们水战,所以发出喊声。”杨信一看没有意外才告退出去。望着爱将远去的背影,太祖对身边的侍臣们赞叹道:“这可真是一位忠臣啊!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,到开宝六年(973)杨信升任殿前都指挥使,同时仍继续拥有节度使的官衔。须知殿帅的军职加上节钺的头衔,可是令当年多少武将终生都难以企及的人生目标。虽然从有关杨信的记载中看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战功,但只要悉心管好京师驻军就已经足够了。

荣归背后的隐情

开宝九年(976)冬,太祖皇帝突然不明而死,具有最大谋害嫌疑的皇弟赵光义即位。新天子也就是太宗皇帝登基后,首先是笼络人心,除了封赏皇弟赵廷美、皇侄也是太祖之子赵德昭、赵德芳几位皇亲,宰相薛居正、沈义伦和枢密使曹彬等以下诸位大臣外,还赏赐给殿前都指挥使杨信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白银各六百斤,殿前都虞候李重勋等三位将领则各得赏银三百斤。

当收买人心的事做足以后,太宗便开始对朝中的许多重要职位进行调整,即陆续排挤先帝的亲信旧臣,同时提拔自己的班底人马,这种政坛“换血”现象实属正常,正所谓“一朝

天子一朝臣”的规律使然。

当许多文武宿旧离朝之日，掌握禁军重要实权的先朝旧臣杨信却保留了下来，这倒是件怪事，一个哑巴将军怎么会连续受到两朝的赏识？连一些在朝的官员都有些看不懂。其实若深究此事一番，也就不难理解。太宗深知杨信为人，知道此人从来安分守己，不属于那种好出头惹事之辈，自然不会对自己的帝位构成威胁，而保留其人其位，既可显示自己的大度，又可收到安抚军心之效。故而杨信得以继续留任殿帅之职。

的确，在太宗朝的头两年半里，杨信一如既往地谨慎履职，尽忠尽责，对稳固新天子的地位做出了贡献。不过，他依然是常驻京城内的殿前司衙门，没有统兵出征过，当然也就谈不上建立赫赫战功。时光就这样匆匆度过，作为军界地位最高的将军，他在荣耀与寂寞中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

杨信最终病死于太平兴国三年(978)五月里，此时正是太宗即位后的第三个年头，实际换代的时间则仅有两年半左右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杨殿帅临死的前一天，多年的失音痼疾突然消失，就像当初患病时那样来的迅速。消息报至宫中，太宗皇帝甚为惊诧，马上幸临其家探视。望着天子关切的目光，病榻上的杨信哽咽不已，不断表达着自己感念两朝知遇之恩的话语，说到感慨之处不禁泪流满面。太宗对杨将军则一面好言安慰，一面厚加赏赐。但病魔却不松手，次日这位宿将便撒手人寰。

遗憾的是，杨信地位够高了，却也未留下死亡时年岁的记载。要说国史馆里肯定有记录，要怪只能怪以后修史的文人粗心或者不关注武人，所以才使后世无法获悉这一信息。还是大胆推测一下，他享年大约在四十七八岁左右。

杨信死后，朝廷给予优渥抚恤，追封其侍中的高官头衔，他的两位兄弟杨嗣和杨赞也因此获得提拔。总之，与倒霉的张琼相比，杨信可谓荣至而归，在九泉之下足以笑对列祖列宗以及同辈们了。

以上都是宋代正式文献的记载，似乎完整而无懈可击。但是，仍然有件事令人无法释怀，那就是杨信患哑疾的问题。

时隔千余年后的今天，仔细翻检有关杨信的一生资料，再联系当时帝王心理、朝政走向以及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，不免使人对杨信的哑疾心生疑窦：杨信是否真的患病变哑？他染上哑疾的时间，为何恰好与韩重赟遭到诬告的事发生在同一年？如果确实是哑巴的话，他何以到临死前一天突然又能说话？面对这些疑问，都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猜测。素来谨慎的杨信看到前任张琼和上司韩重赟的连续悲惨遭遇，一个被逼自杀，一个虽幸免一死，却被驱逐出朝，他不能不心惊肉跳，深受刺激。最有可能的解释是：他为了保护自己，便装起哑巴来，以此打消太祖对自己的戒备。而太祖在杨信变“哑”后也的确更加信任，不仅赐以重金，越级提拔为节度使，而且将殿前司的最高职务也交给了他。到太宗称帝后，在人事大清洗的情况下，他虽然不属亲信，却继续得到重用，长期掌管京师禁军大权，这让他更承受巨大的压力。但是，在人前装哑实在是太憋屈和不舒畅的事，坚持十余年就更为痛苦，所以临死之前要一吐为快。这当然又是后人的猜想，在史籍中是绝无如此片言记载。

安分守己的杨信，成为宋初武将羡慕的榜样，只是变成哑巴的事让人搞不懂，可能永远是一个谜，一个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。而那位强横的张琼，死得很明白，是被天子逼死的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张琼与杨信两位河北同乡，共同投奔了一个主子，又曾干过同样的工作，但彼此的结局却是一枯一荣，两厢形成鲜明的对照。时代使然乎？性格使然乎？抑或还是两种因素交织而成乎？要下一个明确的定论，还是很难，因为详细的记载都已缺失，更有诸多隐秘的内幕不为人所知。不过，他们俩不同的处世风格，倒确实为后人留下值得咀嚼的话题。